

## 西方国家对中国荔枝的关注与引种(1570-1921)

赵 飞

- (1. 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广东 广州 510642;  
2. 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原产我国南方地区的荔枝在中西方交流史上占有一定位置。国人对荔枝独有的文化情怀以及华南临海的区位优势,使得荔枝成为了早期来华传教士重点关注的果品之一。自1570年起,来华欧洲人不间断地以文字、绘画等形式介绍中国荔枝,至19世纪中叶已经将荔枝引种至了部分欧属殖民地。19世纪下半叶,华南地区的海外移民将荔枝引种至了澳大利亚、美国。19世纪末至1921年,在美国农业部植物引种处等机构的有力推动下,大批来华的传教士、生物学家、探险家、外交官以引种为目的,将众多中国优良荔枝品种带至了美国,夏威夷、波多黎各、佛罗里达等地的荔枝种植短期内实现了初步规模化。

**【关键词】**西方国家;荔枝;引种;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2-0026-11

### From Ignorance to Successful Introduction: Chinese Lychee in Western Countries, 1570-1921

ZHAO Fei

- (1. *Research Base of Guangzhou Agricultural Heritag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2. *Institut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The lychee originated in southern China, and played a role in the history of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ountries. Because of Chinese people's unique cultural feelings for lychee and the coastal advantages of South China, the lychee interested the earliest missionaries arriving in China. Since 1570, Europeans in China had been introducing lychee to the West in the form of writing, painting. By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hey had introduced the lychee to some European colonies successful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some overseas immigrants of south China introduced the lychee to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890s to 1921, under the strong impetus of the Foreign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 Office of USDA, some missionaries, biologists, explorers and diplomats in China brought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Chinese lychee varie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purpose of introduction, and the lychee planting achieved an initial scale quickly in Hawaii, Puerto Rico and Florida and other places.

**Key words:** west countries; lychee; introduction; missionary

荔枝(*Litchi chinensis* Sonn)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栽培历史已超过2000多年,素有“百果之王”“果

[收稿日期] 2018-12-13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岭南动植物农产史料集成汇考与综合研究》(16ZDA123);2018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专项课题:《高鲁甫(The Lychee and Lungan)研究》(2018GZY04)

[作者简介] 赵飞(1980- ),男,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遗产与乡村旅游研究。

之牡丹”的美誉。在中国,荔枝是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果品之一,得到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关注,成为了赋写、歌咏的对象。西汉司马相如在著名的《上林赋》中提到了荔枝,东汉著名文人王逸写有《荔枝赋》,称赞荔枝“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自北宋至清代道光年间的800多年间,合计超过15种《荔枝谱》问世<sup>①</sup>。1513年,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开启了西方国家收集、探索和研究中国植物的序幕。荔枝作为原产中国且享有盛誉的果品,很快进入了来华西方人的视野。葡萄牙人克路士(G. Cruz)1570年出版的《中国志》,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了这一中国佳果。自此,到访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和科学家们持续地关注、介绍乃至引种荔枝。1921年,来华的首位农业传教士、岭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美国园艺学家高鲁甫(G. W. Groff)在美国纽约和中国广州出版了世界范围内第一本荔枝科学研究专著——《荔枝与龙眼》(*The Lychee and Lungan*),这标志着当时西方世界已经对中国荔枝做到了充分认知,并在科学研究领域处在了领先地位。有关西方国家对中国荔枝的关注与引种,尽管已有一些论著有所涉及,但相关内容较少且零散,有关的文献未见有系统的梳理<sup>②</sup>。

## 一、19世纪中叶前欧洲人对中国荔枝的认知与记录

### (一)18世纪中叶前:初识荔枝与详细介绍

最早关注与记录荔枝的西方人士是来华的传教士。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1556年从柬埔寨国来到广州,后在华南海地区停留了数月。他于1570年在葡萄牙出版的《中国志》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专述中国的著作,其中,克路士使用较大篇幅介绍了荔枝。“有一种许多果园都产的水果,结在树叶粗大的大树上;这种水果大如圆李,稍大些,去皮后就是特殊的和稀罕的水果。没有人能吃个够,因为它使人老想再吃,不管人们吃得不能再多了。它仍然不造成伤害。这种水果有另一种小些的,但越大越佳。它叫做荔枝。”<sup>③</sup>克路士的介绍大体无误,但显然荔枝多食无害是不准确的,而他这一说法后来被不少欧洲著作沿引。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J. G. Mendoza)奉教皇之命,对前人的使华报告、文件、信札、著述加以整理,在罗马出版了畅销书《大中华帝国史》。该书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满足了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迫切欲望,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已经用主要欧洲语言出版了30种版本。俄国著名汉学家布雷特施奈德(E. Bretschneider)、高鲁甫、罗桂环等一度误将门多萨认作是最早在著作中提及荔枝的西方人,但该书有关荔枝的内容与《中国志》相近,且门多萨未曾到过中国,此段记载应是参考了克路士的著作<sup>④</sup>。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Ricci)于16世纪晚期在澳门、广州、肇庆等地传教。1615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对荔枝也做了简单的介绍。“中国人有很多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部生长在广东省和中国的南部。当地人把这些水果称作荔枝和龙眼,味道大都十分鲜美。”<sup>⑤</sup>长期在广东传教并逝世于广州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 Semedo)1643年出版了意大利语著作《大中国志》,其中着重介绍

① 成善汉:《园艺文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年,第96-97页。

② G. W. Gr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周燕:《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王渝生:《中国农业与世界的对话》,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R. E. Pride, *Plant exchang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47; I. Mehta, *Litchi ——The queen of fruits*, IOSR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7, Vol. 22, No.8, pp.21-25.

③ [葡]伯来拉、克路士等著,何高济译:《南明行纪》,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156-158页。

④ 罗桂环:《西人对福建植物考察述略》,《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西]门多萨著,孙家坤译:《中华大帝国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27页;E. Bretschneider,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 London: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1, pp.4, 185.

⑤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11页。

了荔枝果实的外观。“当地有些水果特别优良,如广东的荔枝。荔枝的外皮是橘色的,成熟后很漂亮地挂在树上。它像栗子的心形,去掉紧连的皮,果实如珍珠的颜色,好看更好吃。”<sup>①</sup>

后来的西方传教士,对荔枝的介绍更为全面,荔枝的药用价值、荔枝干、荔枝酒等均呈现在了他们的笔下。丹荔累累的荔枝树是一道美丽的景观,卜弥格(M. P. Boym)、达佩尔(O. Dapper)等将其绘制成图,让西方人更为直观地认知了荔枝。1643年进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人卫匡国(M. Martini)是最早详细记录荔枝的西方人之一。他于1655年在海牙刊印的《中国新图》中细致地描述了福建荔枝的树木、叶片、果实的外观及果肉的风味,并热情地称赞荔枝为“水果之王”,他提到:荔枝的种子越小,品质越优良;荔枝可以做成干制品,福建的荔枝干销往中国各地,很受欢迎;荔枝可以酿酒,但这种酒不多见<sup>②</sup>。1647年来到中国的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与南明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于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中国植物志》是西方世界第一本关于中国的植物志。该书介绍了21种中国或亚洲的植物,并为大部分植物绘制了彩图,其中就包括荔枝,该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由西方人绘制的荔枝树画像。与前文提及的传教士相比,擅长生物学与药理学且活动范围涉及两广与海南的卜弥格显然对荔枝的了解是多层面和较为深入的,《中国植物志》提到了不少新内容:荔枝只产于中国,而且只生长在中国南方的一些省中;果核可以作药用,将其碾成粉末,泡在水里喝下去,能治各种疾病;如果将果核小些的荔枝的枝桠嫁接到果核大些的树上,那么这种树上结出的果肉就比较多,味道也很甜;将新鲜的荔枝泡在盐水里,可以保存很多天;荔枝被认为是一种热性的水果,龙眼则比较适中<sup>③</sup>。167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出版了达佩尔的著作《第二、三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访大清帝国记闻》。该书是他两次出使中国的记录(一说他从未离开过荷兰),其中提及:在四川的重庆府(重庆涪陵自古是重要的荔枝产区),荔枝随处可见,产量很大,在福建的西南部,特别是在兴化府,产量更加大;产果时节的荔枝树,好似用紫色的“心”做了装饰,令人赞叹。达佩尔总结说:“新鲜的果实几乎融化在嘴里就像糖一样,对人不会有任何伤害。荔枝可以称为水果皇后。”<sup>④</sup>1687年以“国王数学家”身份进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李明(L. Lecomte)是最早完整、正确地向西方介绍荔枝的欧洲人之一。他1696年巴黎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对荔枝的介绍内容丰富,而且准确,并对荔枝的外形、果肉、储藏、食用方法进行介绍。李明认为中国水果之中,味道最美的当属荔枝,并首次提及,中国人会将荔枝干放在茶水中,使其略带酸甜味。此外,李明还纠正了多食荔枝无害的说法:“(荔枝)如鸡蛋般如食用过多,会感觉身体不适。荔枝性热,会使人浑身长疔子。”<sup>⑤</sup>1714年6月,曾到过广东且当时身在福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国安(P. J. Laureati)在信件中也提及中国人常年存储荔枝干来泡茶喝<sup>⑥</sup>。

## (二)百年禁教时期:初步研究与尝试引种

清康熙年间后期,中国礼仪之争使清廷改变了之前对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宽容态度,转而实施比较严厉的禁教政策,直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禁教令解除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才得以复兴。百年禁教时期,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数量大为减少,这也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荔枝有关的外文记载相对较少。终身未曾踏足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杜赫德(J. B. Du Halde)1735年在海牙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该书是当时欧洲最流行也最为权威的中国读物,其中提到,荔枝在广东种植很多,几乎没有任何水果可以与荔枝,特别是那些小核荔枝品种相提并论<sup>⑦</sup>。杜赫德著作的资料主要取自于在华的法国传教士,其中殷弘绪

① [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15页。

② G. W. Gr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p.24.

③ [波]弥格著,张振辉、张西平译:《卜弥格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

④ G. W. Gr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pp.25-26.

⑤ [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中国近事报道》,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⑥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朱静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2)》,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

⑦ G. W. Gr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p.27.

(F. X. D'Entrecolles)便是重要的一位。殷弘绪1698年抵达厦门,在中国居住四十余年,并曾在宫廷供职。身在北京的他,在1736年10月8日写给杜赫德的信中,大篇幅地介绍了荔枝,此部分内容无疑是当时西方人对荔枝最为全面且深入的记录之一。在殷弘绪看来,有机会品尝荔枝的欧洲航海家们“个个都只会赞不绝口地讲到它”,但却未将荔枝带回欧洲,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殷弘绪虽然只是提及了阅读了一部中文著作(未交代书名),显然其中包含有不少的荔枝文献。他谈到了中国人有关荔枝的一些用途,如:在北京,人们酷爱荔枝干,并将其作为馈赠之佳品;中国人将荔枝核略加烘烤,便会变得易碎,研磨成粉后用普通水冲汤空腹服下,就是一种医治肾结石和肾绞痛之类无法忍受之疼痛的有效药剂。他记录了白居易《荔枝图序》所提及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而蔡襄《荔枝谱》中所记载的“熟未更采摘,虫鸟皆不敢近”,在他看来就是作者“臆想出的一种神秘”。此外,荔枝是皇家贡品,殷弘绪就此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在北京本地,人们用装满烧酒并混合有蜂蜜和其他配料的锡罐而为皇帝运来的荔枝,确实保持了一种新鲜外表,但它们却丧失了许多味道。皇帝将此作为礼物赐给某些王公大臣们。他(指雍正皇帝)甚至还善意地于1733年给我们送来了一些。……为了使皇帝能品尝到这种成熟的果实,人们常常在箱子中运输这些果树枝,非常巧妙地采取措施,以至于当它们到达北京时,果实已几近于成熟。”<sup>①</sup>在清代早中期,福建的蜜浸荔枝与荔枝树确为朝贡之物,这段记载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1785年,卢浮宫圣路易的译事司铎格鲁贤(A. Grosier)出版了《中国概述》,有关荔枝部分的内容引用了殷弘绪的信件内容<sup>②</sup>。

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对世界的探索更加广泛,欧洲人对异域植物的兴趣促进了植物科学的发展,荔枝从而也进入了植物家的研究视野。瑞典人奥斯贝克(P. Osbeck)是著名植物学家林奈(C. Linné)的学生,曾作为牧师跟随瑞典东印度公司卡尔亲王号商船于1751年来到广州,并停留了4个多月。他在1751年9月2日的航海日记中如此记录了荔枝的植物学特征:“茎是圆的,有些粗糙,灰色上有白色条纹。树枝长得没什么条理,有的是展开的,有的是向后弯曲的,很少有刺,嫩芽上有窄窄的刺,非常尖,或是互生或是长在枝条的弯曲处。叶子是互生的,呈矛尖状的椭圆,有叶柄,顶端有些凹陷。叶柄是尖的,宽度相等。”同一本著作中,船长爱克堡(C. G. Eckelberg)也惊叹地说:“很难令人相信,广州附近的乡村(原文注:这是这种水果唯一的生长地)每年要生产出十万吨的干荔枝。”<sup>③</sup>自林奈于1753年发表巨著《植物志》后,采用双名法为植物命名逐步被生物学家所接受。法国植物学家、探险家索拉内(P. M. Sonnerat)在皇家资助下,1774-1781年间考察了印度以及中国的广州等地,他在1782年出版的《1774-1781年东印度和中国之行》中给予了荔枝的第一个植物学名称——*Litchi Chinensis*。索拉内以写实手法绘制了一幅荔枝果枝图画,并细致完整地描述了荔枝的植物学特性,并提及了荔枝干的制作方法:“中国人把荔枝放在烤炉里烘干,然后作为商品销售。”<sup>④</sup>英国探险家、植物学家,受雇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斯当东(G. L. Staunton)曾作为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副使出使中国,1793年在广州时也就荔枝做了记载<sup>⑤</sup>。得益于植物学家的持续关注,到了19世纪早期,欧洲学界已经对荔枝的植物学特征、发展历史以及荔枝果实的化学成分、药用价值有了深刻的认知<sup>⑥</sup>。

伴随着对中国荔枝认知水平的提升,欧洲人一些引种的尝试也随之产生,一些气候较为适宜的欧属

① [法]杜赫德编,耿升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4)》,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53-155页。

② A. Grosier,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 London: G. G. J. and J. Robinson, 1795, pp.426-427.

③ [瑞典]奥斯贝克著,倪文君译,周振鹤校:《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280页。

④ P. M. Sonnerat, Collection de planches pour servir au 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et a la Chine, Paris: Dentu, 1806, p.395.

⑤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66页。

⑥ M. E. Descourtilz, J. T. Descourtilz, Flore pittoresque et médicale des Antilles, ou, Traité des plantes usuelles: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Anglaises, Espagnoles et Portugaises, Paris: Pichard, 1827, pp.106-109.

殖民地得以成功引种中国荔枝。18世纪下半叶,热衷于植物收集和引种的法国人普瓦夫尔(P. Poivre)就将中国的荔枝等水果引种到了地处热带地区法属殖民地留尼汪岛<sup>①</sup>。1775年,克拉克(T. Clarke)将中国荔枝引种到了英属殖民地牙买加的植物园<sup>②</sup>。18世纪末,荔枝被引种到了法属殖民地毛里求斯和荷属殖民地圭亚那<sup>③</sup>。约1853年,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时任总督职务的英国人义律(C. Elliot)将荔枝带至了英属殖民地的百慕大<sup>④</sup>。荔枝作为一类热带亚热带作物,在欧洲进行规模化种植显然并不可行,但是一个案例同样可以证明欧洲人曾经付出的努力。1816年,来自英国基德明斯特城附近李堡的奈特(J. Knight)使用一种“火炉”装备,成功地使引种自中国南方的荔枝与龙眼结了果。但这是非常罕见的,记载此事的1835年在伦敦出版的《爱德华兹植物学名录(第七卷)》也明确地说这是“欧洲独有的一个案例”<sup>⑤</sup>。182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帕克斯顿植物学杂志与花卉名录(第15卷)》也指出:“欧洲植物学家早就熟悉这种植物(荔枝),早在1786年它就被引入这个地区,但是它从未被大量种植。”<sup>⑥</sup>

## 二、19世纪中叶至1921年美国的成功引种

西方国家中,尽管欧洲多国最早关注中国荔枝,并在引种方面做了尝试,但对比而言,澳大利亚、美国的引种无疑是最具备自然条件。伴随着淘金热时期的华侨移民的大量涌入,1854年前后,荔枝就进入了澳大利亚<sup>⑦</sup>。美国的佛罗里达、波多黎各、夏威夷与荔枝原产地——华南地区的纬度相近,为荔枝的成功引种和推广提供了必要的气候条件。较澳大利亚而言,美国在荔枝引种的文献记载较为丰富,下文重点加以阐述。

### (一) 华侨最早引种荔枝至美国

19世纪下半叶,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大批民众前往已经工业化的美国谋生,其中一些人就将家乡的荔枝带入了美国。在当时的美国,华侨将荔枝干称为“中国坚果”(Chinese nut),在许多城市的华人商店均有销售。在美国,夏威夷最早成功引种荔枝。尚为夏威夷王国时代的1870年,广东香山县籍著名华侨领袖陈芳(C. Afong)委托运载货物的船工,将家乡的一株荔枝树苗运到了檀香山,但栽种后并未成活。1873年,陈芳委托同乡 Ching Check 连同荔枝树苗生长的土壤一起运来,结果成活,成就了一段佳话,这株檀香山最为知名的荔枝树被当地人称作“Afong树”<sup>⑧</sup>。第二次引种是数年后,种植于考艾岛,被称作“Wailua树”。上述两棵荔枝均为桂味,生长繁茂并结果。两棵树引种成功后,夏威夷人非常喜爱它们的果实,并纷纷在各自的家庭花园中开始种植。之后, Sing Chong、Wong Kwai、Wong Leong、Luke Chan(从姓名判断,上述人员应为华侨)及乔丹(E. W. Jordan)等个人也多次引种荔枝,但成活率非常低。在缺少专业护理的情况下,长时间的海上运输极易造成种苗的死亡。据记载,曾有400株荔枝种苗引入,仅四

① 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第52-58页。

② W. Fawcett, The public gardens and plantations of Jamaica, Botanical Gazette, 1897, Vol.24, No.5, pp.345-369.

③ E. Bretschneider,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 London: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1, p.185.

④ H. B. Lefroy, The Botany of Bermuda, London: AthenEum Club, 1884, p.62.

⑤ J. Lindley, Edwards's Botanical Register, London: James Ridgway and Sons, 1835, pp.337-339.

⑥ C. J. Fleming, Paxton's magazine of botany, and register of flowering plants(v.15), London: Orr and Smith, 1849, p.84.

⑦ C. M. Menze, G. K. Waite, Litchi and longan: Botany, production and uses, London: CABI Publishing, 2005, p.6.

⑧ 梁小枫、唐仕进:《陈芳与陈芳家族》,载于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珠海文史(第9辑)》,1990年,第76-93页。

株得以存活<sup>①</sup>。早于1880年,荔枝首次被引种至佛罗里达州,地点是桑福德附近,但此事并未引起很多的关注<sup>②</sup>。据美国农业部1896年出版的《美国的坚果栽培》记载,佛州栽培荔枝已有多年,在麻萨诸塞州园艺学会1883年6月26日举办在玫瑰和草莓展览会上,已有来自佛州的艾默里(C. Amory)培育荔枝树所结出的果实参展<sup>③</sup>。地处加勒比海域的波多黎各引种荔枝也较早。1903年,美国国家博物馆出版的《波多黎各的经济植物》也如此记载:“(荔枝)在波多黎各可能是最成功的水果之一,并且一经广泛地引入就显现出了价值。……应用插枝方法繁殖是一个难题,但已有少量有进取心的园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sup>④</sup>1897年,荔枝首次引种至加利福尼亚,不过种苗是来自印度。此外,1900年以前,在华盛顿的一处温室里就生长着一棵荔枝,此树虽然已开花,但并未成功结果<sup>⑤</sup>。

## (二)蒲鲁士取种福建莆田

1898年美国农业部成立植物引种处(后几度更名),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大批农业探险家前往世界各地搜猎农作物资源<sup>⑥</sup>。迄今所见,植物引种处首次引种荔枝,是由莱思罗普(B. Lathrop)和费尔柴尔德(D. Fairchild)1901年11月20日在广州采办的黑叶和糯米糍荔枝苗木(引种编号:9802、9803)<sup>⑦</sup>。两人均为美国境外农作物引种的前驱,费尔柴尔德还于1903-1928年间担任了植物引种处的负责人。1890-1918年间在福建莆田传教的美国人蒲鲁士(W. N. Brewster)是美国引种荔枝早期最为重要的一位推动者。他深信荔枝种植在美国拥有美好的前景,先后于1903年、1906年两次自费从莆田将福建名种——陈家紫荔枝船运到了美国。蒲鲁士1907年出版的著作《新中国的演进》对第一次引种作了细致记载,摘录如下:

我早就想把这样美味可口的水果携带回国试种,供国人去尝。乃于1903年秋天回国度假之便,用四个大木桶装了四棵树木苗(荔枝、龙眼各二棵),外用木条钉好,沿途亲自照料。每天浇水,直至到达目的地,先是雇用民夫,由莆田扛到福州,转由海运到上海,再搭横渡太平洋的邮船回国。在邮船上照顾树苗,倒觉困难,除得另花一笔钱给船上的管事和水手外,还得随时亲自管理照料。邮船到达旧金山时,树苗保护得完好,经过海港园艺苗检疫员克拉夫特先生的严格检验后,准予进口。……陶赛特(P. H. Dorsett)先生是华盛顿农业部派他去加利福尼亚南部创办苗圃的,专门引进各种热带、亚热带果树,进行驯化培育。当克先生告诉他有荔枝、龙眼树苗进口后,他就于我还未到达旅馆时找到我,我立即满足他的要求,将这四棵树木苗交其带去。经定植后,生长良好。两年后农业部来信要我设法再运一批树苗,准备在佛罗里达州,波多黎各和南加州推广。而且他们一定也会像中国果农一样,用高空压条的方法,进行大要繁殖。<sup>⑧</sup>

- ① G. W. Gr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J. E. Higgins, *The litchi in Hawai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7, pp.4-6; W. B. Storey, R. A. Hamilton, H. Y. Nakasone, Groff: *A new variety of lychee*,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1953, pp.1-8.
- ② R. J. Knight, *The lychee's history in Florida*, Florida State Horticultural Society, 1994, No.107, pp.358-360.
- ③ W. P. Corsa, *Nut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embracing native and introduced speci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6, p.105.
- ④ O. F. Cook, G. N. Collins, *Economic plants of Porto Rico*,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3, pp.176 - 177.
- ⑤ G. W. Gr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p.112.
- ⑥ W. L. Hyland, *History of U.S. plant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Review*, 1977, Vol.2, No.4, pp.26-33.
- ⑦ B. T. Galloway, *Seeds and plants import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September, 1900, to December, 1903*,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5, p.306.
- ⑧ [美]蒲鲁士著,黄季成译:《新中国在演进(节译)》,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莆田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莆田市文史资料(第5辑)》,1990年,第1-13页。

蒲鲁士第一次送抵的荔枝苗木虽然只有两株,却轰动一时。例如,虽然蒲鲁士的两株荔枝未在佛罗里达种植,却有美国学者评价说,与1880年前的第一次引种相比,蒲鲁士的事迹对佛州荔枝产业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影响<sup>①</sup>。蒲鲁士1906年10月的第二次引种(引种编号:21204),被高鲁甫评价为“时间最早和最为成功的引种之一”。此次他所运送的二十箱陈紫荔枝苗木(这些种苗及其繁育的后代被称为“蒲鲁士荔枝”),回美国后先是被种植于华盛顿的温室,后于1907年9月29日至次年2月7日先后被农业部送到了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夏威夷等地种植(表1)<sup>②</sup>。1901年,夏威夷农事试验场成立,境外植物的引种、适应性研究、品种测试是其主要业务。1907年,美国农业部送给该场的三株蒲鲁士荔枝,正是其引种荔枝的开端<sup>③</sup>。蒲鲁士的贡献并不限于此,他1906年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国荔枝栽培法》的文章,内容涉及荔枝的种植、施肥、防害、灭虫等方面。谈及荔枝害虫时,蒲鲁士特别强调:“如果这些(害虫)不能跟随进口的荔枝树进入美国,那么它们就不会对荔枝树造成烦扰。”<sup>④</sup>1907年7月至次年1月间,植物引种处陆续收到了蒲鲁士提供的文章及一些荔枝照片,后者也是该部门首次收到挂有成熟果实荔枝树的照片<sup>⑤</sup>。

表1 引种编号为21204的荔枝苗木送出情况

地区	送出苗数	送出地情况
佛罗里达	46株	11处。西棕榈滩的戈特弗里德1株;迈阿密的植物引种园7株;霍姆斯特德的克罗姆、尼克松各2株;布埃纳维斯塔的布利斯3株;坦帕的理查森博士3株,泰勒1株;迈阿密利特利里弗的辛普森1株;奥内科的里森纳兄弟3株
加利福尼亚	12株	6处
夏威夷	3株	1处
巴拿马	4株	2处
古巴	7株	5处
松岛	5株	3处
特里尼达	1株	1处
波多黎各	6株	3处
哥斯达黎加	1株	1处
巴西	4株	2处

资料来源:《Additional notes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BREWSTER” lychee》。

### (三)引种荔枝的热潮

1907年开始,植物引种处开始实施一项荔枝引种计划。同年,刚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并获园艺学学士学位的高鲁甫,志愿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1908年1月抵达广州后,高鲁甫任教于岭南学堂(后更名为岭南大学)。作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园艺使团的代表,高鲁甫很快就被校方安排对原产于

① R. J. Knight, The lychee's history in Florida, Florida State Horticultural Society, 1994, No.107, pp.358-360.  
 ② G. W. Goff, Additional notes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BREWSTER” lychee, Proceedings of the Florida State Horticultural Society, 1948, Vol.61, pp.285-289; 李来荣、周祖英:《莆田陈紫荔枝》,《协大农报》1950年第3-4期,第189-192页。  
 ③ W. B. Storey, R. A. Hamilton, H. Y. Nakasone, Groff: A new variety of lychee,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1953, pp.1-8.  
 ④ W. N. Brewster, Chinese cultural methods for the Leitchee (*Litchi chinensis*), Washington: Foreign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 Bureau of Plant Industr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09; B. T. Galloway, Seeds and plants import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uly, 1906, to December 31, 1907,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8, pp.140-141.  
 ⑤ G. W. Gr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p.112.

华南的荔枝和龙眼做详尽的调查。就职于岭南大学的中方人员曾如此评价高鲁甫的工作：“(高鲁甫)集中精力在研究华南果树尤其是荔枝、龙眼,他去过不少地方调查,采集不少的果树种类,进行育苗、嫁接工作多年。”<sup>①</sup>此外,高鲁甫还利用一切机会将广州的优良荔枝品种带回美国。由表2可见,截至1921年已有超过11个中国荔枝品种被引入了美国<sup>②</sup>。取种人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有高鲁甫、蒲鲁士、关约翰(J. M. Swan)等。取种地方面,以今天的广东,特别是广州居多,其它地区包括福建、上海、江苏、海南等<sup>③</sup>。缘何广州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首先,高鲁甫以及农业探险家波普诺(E. Popenoe)等美国学者均将广州周边地区认定为中国荔枝栽培最为适宜的地区。再者,当时的岭南大学已经成为了美国本土之外最为重要的荔枝研究基地,例如,在此就职的生物学家考活(C. W. Howard)就专门研究对荔枝危害最大的害虫——荔枝蜡象,这类工作被看作是“对于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以及中国都非常重要”<sup>④</sup>。除植物引种处外,夏威夷农事试验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夏威夷农事试验场1912年的年度报告就有载:“从中国直接引入的荔枝和通过植物引种处收到的荔枝,正在以令人非常满意的速度增长,(1912年)应该被视作过去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sup>⑤</sup>

表2 美国自中国取种荔枝情况统计表(1902-1921年)

荔枝品种	引种者	引种年份	引种编号	取种地及相关信息
陈家紫	蒲鲁士	1903	10670-10673	福建莆田,其中两株为龙眼
		1906	21204	福建莆田
		1907	1083*	蒲鲁士1906年取种,植物引种处提供
黑叶	莱思罗普和 费尔柴尔德	1902	9802	广东广州
		关约翰	1905	16239
	关约翰	1908	23365	广东广州,23364-23366为由夏威夷农业试验场接收
	高鲁甫	1915	40915	广东广州,由沙美尔(F. E. Shamel)转运至美国。
	高鲁甫 李温	1917 1917	3878* 45596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从李温(C. O. Levine)处购买。李温曾任岭南大学畜牧学教授、农场主任
香荔	高鲁甫	1920	51466	广东广州
	吴华	1917	45146	广东广州。吴华为 Ung Wah 的音译

① 黄伟胜、李圣华、谭自昌:《回忆岭南大学的几个美帝分子》,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9-138页;倪川、倪根金:《岭南大学农科教育开拓者高鲁甫生平、著述考》,载于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民国人物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183-193页。

② 后来的种植推广证明,只有黑叶、桂味、田岩、山枝等少量品种在佛罗里达得以存活,在夏威夷则有更多的品种能够存活。

③ G. W. Groff, S. Y. Liu, Describing Florida varieties of lychee, Florida State Horticultural Society, 1951, pp.276-281.

④ W. Popenoe, Manual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ruit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pp.312-325; C. K. Edmunds,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Ling Naam HokHau: its growth and outlook, New York: Trustees of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1919, p.45.

⑤ G. W. Gr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p.112.

		1917	3390*	广东新兴	
桂味	关约翰	1905	16241	广东广州	
	关约翰	1908	23364	广东广州	
	李温	1917	45597	广东广州	
	高鲁甫	1920	51470	广东广州	
	高鲁甫	1908	1265*	广东广州	
	高鲁甫	1917	3880*	广东广州	
糯米糍	莱思罗普和 费尔柴尔德	1902	9803	广东广州	
	关约翰	1905	16240	广东广州	
	关约翰	1908	23366	广东广州	
糯米团	高鲁甫	1908	1267*	广东广州	
	高鲁甫	1918	46570	广东广州岭南大学果园	
	高鲁甫	1920	51468	广东广州	
三月红	高鲁甫	1920	51464	广东广州	
山枝	高鲁甫	1918	46568	广东清远	
		1920	51472	广东广州	
尚书怀	高鲁甫	1920	51469	广东广州	
田岩	高鲁甫	1920	51471	广东广州	
淮枝	高鲁甫	1915	41054	广东广州	
	高鲁甫	1916	43284	广东广州,由LauTai Chi转送	
	李温	1917	45624	广东广州岭南大学校园内	
	高鲁甫	1918	46569	广东广州岭南大学果园	
	高鲁甫	1917	3881*	广东广州	
	未知名品 种	葛尔锡	1909	25274	福建福州。葛尔锡(S. L. Gracey)为美国驻福州领事
		汲海伦	1915	41004	应纽约的米克森(J. Nixon)请求,提供的荔枝种子,取自福建厦门、广东广州和汕头。汲海伦为美国归正教会传教士,其丈夫为汲澧澜(L. W. Kip)
关约翰		1905	16237-16238, 16242-	16237-16243均由关约翰在广东广州	
格林(H. Greene)		1915	16243 41052	采集,由日本的横滨苗圃公司转送香港。	
凯利(L. E. Kelly)夫人		1908	23395	海南那大,5个品种的种子,通过香港运出。那大是海南差会的一个重要传教站	
韩森		1916	48034	广东汕头。韩森(G. C. Hanson)为美国驻汕头领事	
	迈耶	1915	40973、40974	40973:约20磅种子,来自广州,6月12日由上海运出。40974:荔枝种苗,广州购买,6月19日自上海运出。美国农业部1905年起数次派迈耶(F. N. Meyer)来华采集植物	

祁天锡	1911	31699	荔枝种子,江苏苏州运出。祁天锡(N. G. Gee)是美国生物学家,时任教于东吴大学
阿松	1915	无	新奥尔良的阿松(J. Ashon)将40棵广东最好品种的种苗带回了美国,但移交给农业部时,只有少量尚存活

说明:(1)资料来源于高鲁甫的《Describing Florida varieties of lychee》与《The Lychee and Lungan》,“引种地及相关信息”一栏为笔者补充,主要参考美国农业部植物业局(Bureau of Plant Industry)编辑出版的系列读物《进口种子和植物目录》(Inventory of Seeds and Plants Imported)的相关引种记录;

(2)加注“\*”的为夏威夷农事试验场引种编号。

#### (四)引种带动科学研究

美国得以成功引种中国荔枝,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美国学者荔枝科学研究(特别是栽培方面)的积极推进。1915年,时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哲士(F. D. Cheshire)在植物引种处刊印的《植物移种》上发文介绍了广东的挂绿、玉荷包、黑叶、甲由枝、淮枝、苕麻子、塘墾、桂味、山枝、红绣球、糯米糍、妃子笑、凤凰球、香荔、尚书怀等15个荔枝品种<sup>①</sup>。热衷于引种荔枝的美国人深信,中国人能做到的,他们一样可以。佛罗里达的泰勒(W. S. Taylor)长期钻研荔枝的培育,到1915年他已经让他的三棵荔枝树开花结果,他曾对涉及荔枝的英文著述做了摘录,并于撰文呼吁佛州的人们种植荔枝<sup>②</sup>。1917年,夏威夷农业试验场园艺学家希金斯(J. E. Higgins)撰写的《夏威夷荔枝》系统介绍了该场在荔枝栽培领域的研究成果<sup>③</sup>。瑞德(B. E. Read)1918年通过实验总结了荔枝果实的药理活性和食用价值<sup>④</sup>。美国农业部的斯文哥(W. T. Swingle)用大量数据对比了广州与佛罗里达多地的气候条件,指出:“佛罗里达南部与华南的夏季气候非常相似,如果荔枝在冬季能够得到妥善保护,荔枝在佛罗里达州无疑能够找到家的感觉。”美国农业部的植物学家科威尔(F. V. Coville)的《荔枝:一种菌根植物》通过实验证明,荔枝更适合于在酸性土壤种植<sup>⑤</sup>。1920年,波普诺所著《热带与亚热带水果手册》(Manual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ruits)对荔枝的栽培、繁殖、产量与季节、害虫与灾害、品种等相关方面做了长篇介绍<sup>⑥</sup>。

1921年,高鲁甫出版了英文专著《荔枝与龙眼》。该书内容以荔枝为主,可谓是当时荔枝研究的“百科全书”,内容既包括中国荔枝的人文历史,栽培相关的气候、温度、土壤、繁殖、品种、病虫害等内容,又介绍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文献记载、引种及科学研究等情况。此外,还附有69幅插图,大部分为民国初期广州荔枝的相关照片,附录部分还刊载了国外有关荔枝研究的论文、宋代蔡襄《荔枝谱》英译版、明代宋珏《荔枝谱》卷2《荔社》的英译版等内容。高鲁甫如此总结这部书的价值:西方的园艺学家对荔枝、龙眼认知非常少,能够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有关信息;中国果农的这些理论与实践,对西方的果树生产具有借鉴意义;为有志于引种荔枝、龙眼的园艺学家提供不可或缺的信息;有助于西方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科学<sup>⑦</sup>。由此可见,除了切实的行动外,高鲁甫写作该书最为重要的目的同样是为美国引种中国荔枝服务。

① J. E. Higgins, The litchi in Hawai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7, pp.18-20.

② W. S. Taylor, Extracts from lichee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Florida State Horticultural Society, 1915, Vol.28, pp.223-225; W. F. Richardson, The lichee, Florida State Horticultural Society, 1915, Vol.28, pp.221-223.

③ J. E. Higgins, The litchi in Hawai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7.

④ B. E. Read, The edible litchi nut (*Litchi Chinensis*), Journal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18, No.5, pp.817-822.

⑤ G. W. Gr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pp.151-156.

⑥ W. Popenoe, Manual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ruit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pp.312-325.

⑦ G. W. Gr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 三、结 语

本文梳理了1570-1921年350余年间西方国家对荔枝从无知到认知,再到成功引种并科学研究领先的发展历程,从中可看出,荔枝在中西方交流史上占有着一席之地,这段历史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西方人的笔下,国人对荔枝独有的文化情怀同样得到了体现,中国厚重的荔枝文化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恰如高鲁甫所言:“在华南,中国人对荔枝有着非同一般的热忱,绝大多数定居在此的西方人士也已经加入了这个行列。”<sup>①</sup>

荔枝的文化感染力,再加上华南地区的临海区位优势、众多的海外移民、对外贸易优势等因素,使得荔枝成为了来华欧洲传教士最早关注的果品之一。自1570年起,他们不间断地以文字、绘画等形式向西方国家介绍荔枝,并且将果实和种苗带出了中国。进入19世纪中叶,华南地区的大批民众前往西方国家谋生,让承载着乡愁的荔枝成功地落户异国他乡。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农业部成立植物引种机构,组织农业探险家来华,实施荔枝引种计划。来华传教士、外交官、生物学家等人员将大批优良品种的种子、苗木提供给了引种机构,再加上荔枝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撑,迅速推动了美国的荔枝规模化种植。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蕴藏着丰富的生物遗传资源,原产于我国的荔枝无疑也是其中最具价值的一类。

回顾这段历史,一方面,让我们不禁感叹中国荔枝的魅力之大;另一方面,我们更是得到警示,需要牢记历史教训,继续完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制度,以进一步规范境外人员获取我国遗传资源的行为。

### [参 考 文 献]

- [1] 成善汉. 园艺文化[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
- [2] [葡]伯来拉,克路士,等. 南明行纪[M]. 何高济,译.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 [3] [西]门多萨. 中华大帝国史[M]. 孙家坤,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4] E. Bretschneider.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M]. London: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1.
- [5] [葡]曾德昭. 大中国志[M]. 何高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6] G. W. G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M].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 [7] [波]卜弥格. 卜弥格文集[M]. 张振辉,张西平,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8] [法]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4)[M]. 耿升,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 [9] 罗桂环. 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 [10] J. E. Higgins. The litchi in Hawaii[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7.
- [11] G. W. Goff. Additional notes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BREWSTER” lychee[J]. Proceedings of the Florida State Horticultural Society, 1948.

<sup>①</sup> G. W. Goff,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1921, p.i.